

秋天的夢

QIU TIAN DE MENG

● 李仕强 著



作者（1990年3月攝）

作者简介

李仕强，男，壮族。1948年农历11月24日出生于景色秀丽、四季飘香的广西邕宁县那龙乡龙达村。作过农民，当过铁路民工。1972年在《广西文艺》发表小说处女作。1976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。197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广西分会。大学毕业后，任编辑，几十余年。笔耕不辍。写小说，写报告文学，也写散文。迄今，已发表各类作品四十余万字。

•

目 录

小 说

秋天的梦.....	(1)
墓地.....	(11)
兰 姐.....	(102)
夕 阳.....	(117)
新来的班长.....	(129)
风门坳迷雾.....	(139)

特 写

霜 叶.....	(161)
两情依依.....	(188)
边 关.....	(199)
魂.....	(216)
生命奏鸣曲.....	(231)
足 迹.....	(247)
旋 律.....	(259)
跋涉者.....	(277)

散 文

涛之歌.....	(292)
灯 火.....	(301)
丁老师.....	(308)
故 园.....	(315)
后 记.....	(322)

秋 天 的 梦

我认识婷婷，是在一次偶然的机遇里。那天，天气寒冷，象往常一样，一清早我便跑到人民公园游泳池游泳。这是我日常生活中的一大乐趣。不管晴雨寒暑，每天早上都要游一千米。当我游兴正浓，岸上突然传来咯咯的笑声。我感到惊奇。停下来抬头看去，发笑的竟是一个模样儿长得很漂亮的年轻姑娘。我惊诧地望着她。

“打扰了。你游得不错。”姑娘笑着说。

“……”

“不过，动作并不很准确，有点象狗爬。”

我感到受了侮辱，却又象大多数小伙子那样，在漂亮的姑娘面前发不起火来。

“你，啊……那么……嗨，那么……”我有点结结巴巴地说。

“游蛙泳，双手手指不要叉开，往回划时要和水面成三十度角，知道么？”她那双迷人的眼睛露出讥讽的神情。

“你，嘿嘿嘿……”我有点尴尬地笑着，不知该说什么好。

就这样，我们算是认识了。打这以后，我们几乎天天在游泳场里见面。冬天，天气寒冷，冬泳的人不多，有时整个

清晨就我们俩呆在那里了。要是偶然有个好天气，我们游累了，就靠在跳台边上，一起沐浴着冬日里温暖的阳光。不知为什么，日子久了，能呆在她身边，我总感到有一种不尽的绵绵情意和心旷神怡的异样的幸福感。如果一连几天不见她，我竟会那样的愁肠寸断！

我将这些情况告诉了我最好的朋友大山。大山比我大两岁，在市里一家公司当产品推销员。他恋爱已经有两年多了，很有些经验。据说，从来就没有失败过。

“啊，爱上了？年轻人，我真为你高兴！”他以老大哥的姿态欣喜地喝彩道：“婷婷这姑娘，我认识，我们公司门卫王老头的千金。刚从外地调来。绝顶的聪明美貌！”

“可现在八字还没有一撇呀。”我的心，被大山说得热乎乎的。

“别说傻话了，黎力。”大山眉飞色舞：“有些人是以借书为桥梁恋上的；有些人是以帮买电影票之类搭起来；你们呢，是以游泳为渠道！这才叫做别具一格。试想，如果她没有恋上你，会天天和你一道游泳么？”

他的话，听来多么合乎逻辑！我高兴得几乎飘飘然起来。只记得临走的时候，大山轻轻地拍着我的肩膀，再三嘱咐道：“年轻人，记住俗语说的，‘好事多磨’。恋爱也是一门艺术呀！”

二个月过去，我有点急不可待了。

一天，夕阳西下，游泳场里人稀少了，借着薄暮，我鼓足了勇气，接近婷婷，声音有点儿颤抖地说：

“婷婷……”

“嗯？”婷婷眯缝着眼睛，探询地凝视着我。

“啊，我……婷婷，我……我爱你呀！”我喃喃地说着，心蹦蹦欲出。

“哦，你……这么说，你这是……”婷婷似乎一惊，眼睛依旧眯缝着。

“啊，不，不……”我简直有点语无伦次了。声音变得微弱起来，“我……我爱你，真心实意地爱着你……”

“黎力……”还没等我说完，婷婷就双手捂住面孔，诧异地说道：“不！不！我……我以为我们还只是朋友，一般的朋友……我可从来没有……没有想过这些事呀！”

没等把话说完，婷婷便转身扬长而去。

我惊呆了。一个失望的浪涛把我淹没。我的心要碎了。

当天夜里，我接到朋友大山打来的电话。

“年轻人，这段时间过得怎样？”大山大大咧咧地问道。

“不，不怎么样……”我吞吞吐吐，声音竟有点颤颤抖抖。

“不要卖关子了，快如实招来！”

“我们，啊……我们吹了！”我难过得眼泪要滚落下来。

“哎呀！你说什么？你疯啦？”大山焦急地连连道：“你，你这不是在开玩笑吧？”

“是真的，大山。”我简直是有气无力了。

“好，你等着，”大山几乎吼了起来，“我现在就到你那里去。”

挂上话筒，回到家里不久，大山就风风火火地闯来了。当我把一切都告诉他之后，他却晃荡着脑袋哈哈大笑起来。

“又说傻话了，年轻人。”他肯定地说：“事情没有这么简单。你说吹了就当真吹了？”

“是她亲口对我说的！”我无限委屈地说。

“哈哈……你这就不知道了，”大山笑道：“现在的姑娘，一个个都不象书里写的，她心里爱着你，嘴里却不轻易说出来。这也是艺术！”

“那……”他的话，真叫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

“你还年轻！你不懂，”他一板一眼地说，“还是那句老话，‘好事多磨！’”

我摇摇头，叹了一口气。

“听我说，年轻人，”大山用长辈的口气道，“从现在起，你要把这不愉快的事彻底忘掉！还得象以前那样亲近她。要热情，但不能再做傻事，说傻话。要知道，现在的姑娘是不会轻易嫁给一个不会动脑筋的傻瓜的。”

接着，大山又给我出主意，教我每天提前半个小时，先到游泳场入口处的林荫下学外语。他说，要赢得姑娘的爱情，就得改变过去的陋习，就得勤奋好学。

这一招真灵。

第二天清晨，婷婷见我站在林荫下学英语，竟高兴得似乎昨天什么事也没有发生。

“您好！黎力。”她远远地便招呼道。

“啊，好！好！……”我极力掩饰着内心的慌乱。

“你自学英语？”

“哦。”

“每天都学？”

“哦。不，以前我总是晚上学一点，后来觉得收效不

大，才改为早上学的。”

“好极了！黎力，我在家也自学英语呢，以后我们做个伴，”她走到跟前，歪着头打量着我，双眸里竟闪露出一丝兴奋的亮光，“我最讨厌不爱学习只会逛荡的人了。”

她的话，犹如给我吹来一缕柔和的春风。我的心，又变得悠悠荡荡起来。

转眼间，夏天到了。团市委要组织一批青年到海滨度假，婷婷有份参加。消息是她亲自告诉我的。队伍临走前的两天，大山突然给我弄到一个名额。我真是喜出望外。

海滨，那是多么美妙的世界！蓝天。丽日。微风。海浪。沙滩……而最令我陶醉的是，在夕阳西下的海滩边，婷婷向我敞开了爱的心扉！

从海滨回来，我迫不及待地去找大山。我要把一切都告诉他，让他分享我心中的欢乐。谁知，大山听了，却冷冷地问道：

“那么，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结婚？”

“早着哩！我们只不过迈出了第一步。婷婷说，我们还年轻。再说，要结婚，我也得有个准备。”

大山摇摇头，嘴唇瘪了瘪。

“还年轻，这是潜台词。年轻人，你还得学一点心理学。”他说，“恐怕婷婷不会就这样轻易嫁给你吧！想一想，现在的姑娘找对象，哪个不是条件论者？哪个不想争着进个‘海（海外关系）、陆（落实政策）、空（空房）’齐备的家门？爱情可不是空中楼阁，得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。你知道，你既没有什么海外关系，也没有什么政策可落实，更没有希腊人的鼻梁，捷克人的眼睛。你拿什么来奉献？

拿什么来令人爱慕？一间空房总是最起码的吧？要真象一些人那样，结婚都几年了，还到处打游击，人家婷婷会跟你？”

“再等两三年，到时候总会有办法的。”

“又说傻话了。年轻人，”大山耸了耸肩膀，“再等五年，象你们这样的单位，恐怕也还分不到住房吧？再说，不趁热打铁，象俗话讲的，煮熟了的鸡还会飞呢！”

他的话，象给我吹来一阵冷风。刚从海滨回来时的那满腔喜悦，似乎变得无影无踪了。

“那……哦，那……”我张口结舌，不知说什么好。大山的话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。我们这些街道集体小厂，本来就遭人白眼啊！

“别再傻乎乎的，该开窍了。你现在不是有个现成的房间么？”大山突然问。

“那是我妈妈住的。”

“这就对了。你妈妈一搬，房间不就空了？”

“啊？这……”我感到诧异。

“这有什么难为情？”大山冷冷一笑，又振振有词地说，“你姐住在乡下，让你妈到你姐那里去，一来空出房间；二来也少了个累赘。你孑然一身，这正所谓‘空前绝后’。你的条件也变优越些了。你知道，现在的姑娘，就最喜欢这一条！俗话讲的，舍不得孩子套不了狼，这也是一种艺术啊！”

我的心一阵紧缩。

为了大山这番话，我整整苦思冥想了两个月。

二个月过去，秋天到了。这是一个迷人的季节，多梦的季节，也是年轻人办婚事最多的喜气洋洋的季节。我再也按捺不住焦急的心情，决定和婷婷认真地谈一谈。

一个周末的夜晚，我约婷婷来到湖滨公园。见到婷婷，我的心就止不住怦怦的跳。原先准备好了的话，不知怎的到了跟前又觉得那样的难于启齿。

我们踏着银白色的月光沿着湖滨小道缓缓地走着。

“黎力，你在想什么？”婷婷挽着我的手问道。

“哦，我，我……”我终于鼓足了勇气，“婷婷，我们元旦结婚吧？”

“元旦结婚？何必这么着急？”

“我等得不耐烦了。况且……”

“啊！就因为这理由？可我们还年轻呀。退一步说，要结婚，也得有个准备。”

“既然我们真心相爱，就不必准备太多。办婚事，可以一切从简。”

“刚踏上生活的道路，我们不该去赶什么时髦，但总得有些起码的条件。比如一个房间，一些必要的家俱……”

“这些，我们都会有的呀。”我想起了大山的话，心里一阵惆怅。

“啊……”

“过一段时间，我妈妈到乡下我姐姐家住，房间就空出来，我再粉刷一下，不就有了么？”

“不！黎力，”婷婷惊讶地望着我，说：“你，你不能把你妈妈送走！她年老体弱，她需要我们照顾呀！”

“我们已经商量好。我妈同意。”

“哎呀，难道……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？我们就不可以再等一两年？我们都还年轻，今后的日子还很长！”

谈话几乎就这样僵住。这一晚，我第一次失眠了。

第二天，大山一见到我便问道：“年轻人，怎么样？婚事定下来了吧？”

我痛苦地摇摇头。

大山弄清了来龙去脉，哈哈大笑起来。

“哈哈！又说傻话了，”他说“现在的姑娘，人前总是装得正正经经。你就真的相信她这么先进，相信她真不希望得间房子，相信她不乐意你妈去乡下，她要侍候你那没有劳保、年老体弱的妈妈一辈子？说穿了，这些都是艺术！年轻人，你得变条虫，钻到她肚子里去！哈哈！现在要紧的是，得拿出实际行动来！让现实去感动她！”

这以后，我把妈妈送走，又一连用了几天时间把房间粉刷一新，再增添了几件新家俱，一间十二平方米的房间布置得耀人眼目。

那天下班后，我到五金大楼买一盏壁灯，回来时，暮色正浓。我踏上楼梯，蓦地怔住了：暮色中，婷婷正伫立在我家门前！刹那间，我热血沸腾，竟顾不得旁人侧目，一把攥住婷婷双手，声音颤抖地叫道：“婷婷，啊，婷婷……”

婷婷摇晃着我的手，局促地微笑着。

“哦，黎力，你，你真的把你妈妈送去乡下了？”

我激动得来不及回答，连忙打开房门，掀亮电灯，让刚粉刷过的房间在耀眼的灯光下展现在婷婷跟前。

“啊！婷婷，你看，这就是我们的新房。虽然没有昂贵的摆设，但却足够容得下我们的爱情。”

婷婷瞪着一双美丽动人的大眼睛。

“哦，新房。送走了母亲，留下了空房……”

“婷婷，我们结婚吧。结了婚，我们两人一起挣钱。我

们再没有别的负担，以后再把房间布置得漂亮一点。”我兴奋得几乎不能自持。

婷婷惊愕地望着我。稍许，才说：“我明白了，为了爱情，你可以抛弃一切。”

“是呀！世界上再没有比我们俩的爱情更重要的了。”

“别说了。黎力！我求求你，把你妈妈从乡下接回来！”我吃了一惊。但又立刻想起大山的话。

“不说这些……婷婷，我们商量自己的婚事吧。”

“啊——”猛然间，婷婷脸色变得苍白起来。

“婷婷，你……”

“得了，别再说了。”她无力地靠在刚粉刷过的雪白的墙壁上，带着走调的嗓门苦苦恳求：“你，你得把你妈妈接回来，我们没有理由抛弃她，我们不能抛弃她！”

我呆住了。

“婷婷，别生气，听我说……”

婷婷已经无心再听我解释了。她面容疲惫，嘴唇颤抖。

“黎力，我再不愿多说了……你必须立即把你妈妈接回来，明天就去……”

不等把话说完，她转身便踉跄地朝门外走去。

当天夜里，我在极度哀伤和慌乱中给大山打了个电话。

“年轻人，大功告成了！”我的朋友大山在电话里得意洋洋地回答说：“她这是在考验你！考验你对她的忠诚！这也是艺术！爱情的艺术！你要经得住这爱情的最后考验！”

第二天，我给婷婷写了一封长信，再三向她剖白我对她倾心的爱慕之情。向她发誓我对爱情的忠贞不渝。

信发出去几天了，我一直没有收到她的来信，甚至得不

到关于她的任何消息。这一缄默，令我焦躁不安。

这一天，我正忐忑不安地和大山在我的新房里分析形势的发展，婷婷的信来了。

“黎力：

很抱歉，拖了这么久才给你写这封信。自从上次谈话之后，我考虑了很多事情，我以为你会接受我的意见，把你妈妈接回来。令我痛苦的是，你没有这样做，甚至没有半点这样做的意思。你发誓爱我。为了我可以抛弃一切。你的发誓并没有使我感到特别高兴。你不知道，世上还有比爱情更珍贵的东西！想一想，一个连自己的生身母亲都可以不爱，都可以抛弃的人，他还能真心实意地爱谁呢……”

我感到一阵眩晕。

我意识到，灾难已经降临到我头上。我的美梦破灭了。我将永远失去我心爱的婷婷！

我的心破碎了。我痛苦地呻吟了一声。大山同情地望着我。我们无言地四目相对，双双呆若木鸡。

墓 地

楔 子

去年二月，省委在百花山区召开了一次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现场会。会议结束的那天早上，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许耀庭同志邀我到野外散步。一连数天紧张的会议，我们都感到疲倦了。来到野外，顿觉心胸舒畅，神情倍增。天虽亮了很久，但山区的光线仍很暗淡。天幕低垂，山腰间浮动着重重的雾障；寒峭的山风卷起地上的落叶，唿哨而去。这情景，使人感到，尽管时序已经进入了春天，严寒的冬天似乎还不想离去。这里，四周冈峦起伏，错落的林区，狼籍着枯枝败叶，明显地残留着前几年毁林开荒，造“大寨田”和被滥伐的痕迹。我们翻过一个山坳，朝一个土丘走去。路边的林木稀疏了，天空也变得开阔起来。我们来到土丘跟前，土丘长满山稔和金樱花，刚绽开的新芽在寒风中抖索。土丘的半腰，是一片墓地。许耀庭同志走到墓地中间，在一座长满衰败的枯草的坟前站住。他脱下呢帽，低头默默地致起哀来。

我愕然了。啊！这坟堆里埋葬的什么人？是他的战友，同志，还是……

我走到坟跟前，默默地观察着。坟前没有石碑，枯败的乱草丛中露出半截残缺的青砖，也许这就是碑吧！但却看不见通常碑上刻的死者的姓名。许耀庭仍然垂首肃立。我看不清他的面部表情，只是从侧面看见他的眼睛闭合着，睫毛在微微地眨动，象是在追忆着烟云般流逝的沉痛的往事。

好一会儿，他才抬起头来，转向了我。我茫然不知所措，递给他一根烟，轻声地说：“吸一支吧？”

“不，不吸。”他简短地回答，似乎仍沉浸在悲凉的往事中。

“这坟里，埋葬的是谁？”我按捺不住，询问道。

片刻，他声音颤抖地说：“这黄土堆里，埋葬的是一颗纯洁的心，是我的同志、战友，也是我心爱的妻子！”

啊！我第一次听到许耀庭同志有一个死去的妻子！以前，我只知道，他曾有一个漂亮的妻子，在史无前例的浩劫中，当他被打成叛徒、特务、走资派投入监狱时背离了他。除此之外，他什么时候有过一个死去的妻子？我更加愕然了。

我们都沉默着。四周死一样的静寂。远处林间，偶尔传来一两声凄厉的杜鹃的啼鸣，使这周围的坟堆、山丘和旷野显得更加静穆。

沉默了片刻，他那粗大的手突然沉重地压在我的肩膀上，激动地说：

“是的，这黄土堆里埋葬的是我的妻子，我永远也不能忘怀的真正挚爱的妻子！”

我被他的神态和少有的激动惊异了。一会儿才怀着极大的好奇心请求道：